



# 受戒歸來

· 真源 ·

佛教的戒法，是佛陀制來約束僧伽行爲的規律。這所謂約束，是從大眾方面說的；若從個人方面說，無疑的，跟國家法律一樣，是保護人的權益，並非立來壓迫或限制人的自由。尤其僧伽的精神生活是進取的，是向上的追求。如說戒法有着壓迫性與不自由，但，實行戒法的出發點是志願的，是隨自樂爲的。我們可以說：既是自願，就非壓迫；隨自樂爲，就是自由。大眾所知，法律只能消極的制止惡法，戒法却能積極的推行善法；尤其是大乘戒法，做到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的地步。所以，戒法是出世的主要經，同時，是治世的良策。

南傳佛教的僧伽，遵守戒法之嚴，是舉世同知的。他們很少評議戒法的長短輕重，與每條戒文是否契合現時、現地、現人的機宜等諸問題，只一味遵從，信受奉行。這

## 寫在園地的前面

編者

這次獅山傳戒，成績可稱圓滿；本來編者準備寫一篇記實文字詳細報導，但是因受時間的控制，雖登山二次，祇是短短的幾天，恐有報導欠詳失實之處，故特函邀新戒比丘、比丘尼各一位執筆，他們兩位都是臺灣佛學院第一屆的高材生，將這次傳戒歸來後的感想，記錄下來，也可以說是代表了比丘和比丘尼們說的話。我們從這二篇文字上可以看出新戒們對戒法之如何尊重，對講戒之如何重視，本省佛教前途充滿着光輝；人天的師表，是不難期待的。

點，由現代知識看，雖然難免有待檢討的餘地，但是他們地區佛教之盛況；換言之，他們收獲的豐碩，却是其他地區佛教所望塵不及。佛教到了中國，起初對於戒法的態度，宏揚毗奈耶，百丈禪師的創制清規，於佛與戒法有宣導或輔翼的貢獻。於是佛與戒法，在中國確已生了根，教團中，毗奈耶被看作研教參禪前必修的一個課程。因此，出家後的第一大事，即是受戒；佛教中第一隆重，最受人恭維的法事，也莫過於傳戒。

然而，世間的事，往往是矛盾的。許多好的事，很容易被狡猾者所利用，作爲達成目的的手段。過去有着一類可謂醉翁之意不在「傳戒」，不在「受戒」的人們，動輒以傳戒，受戒作號召，藉以充盈他的財庫，滿足他的繁殖欲，或剝掠

僧伽應有的權利。這等等，都根本違反佛陀律的原意，抹殺戒法的尊嚴，實在是不要的談話。

今夏從學友們的談敘中，始知獅山元寺將傳戒。我懷念臺灣戒壇之難逢，明師之難遇，衷心懷着無限的眷戀與嚮往。可是，往事的傳戒訓，是很引人懷念的。以往的傳戒，很多背棄了戒法的真精神；因此，往往受戒者不知自己到底受了什麼；而且，聽說不堪一拍的「老弱新戒」，常會遭到無情的猛擊……這些，我雖未親歷其境，但聞之，就有些心驚肉跳了。我在寧可不受，不願妄受的主意下，決定行止。於是，真的，在行乎，止乎的迷途上，徘徊了好久時間。

九日的一頁。剛直的光陰，好似默然地催促我趕快抉擇意向一般，我不耐等了，終於採取探試性的行程。

中秋日，戒壇揭幕了。一天一天的課程，如車輪般轉過去，這兒，我發見了奇跡。時間表上有講戒的一節，且每天有二三小時之多。戒和尚道老及佛堂法師（比丘尼）分別講說沙彌律儀要略、學佛行儀、菩薩戒本、毘尼日用錄、四分比丘戒本等，最後會性法師還爲比丘尼們講說四分比丘尼戒本。今日看到講戒道場，聽到獅吼法音，不覺憶起已故的恩師慈老在生時的一句話：「中國戒壇，注重煩瑣的儀式，拂視戒法本身的價值。戒法不被重視，所以沒有人講說，因此，在戒壇帶了三壇大戒的高僧歸來，仍不認得十戒是什麼？其餘，那不用說，這是何等的戒對峙，那不用說，也坦白地啓示我們：一戒期內

講戒給戒子們聽，使求戒的戒子，明白戒法真義的勝事，不特本省，亦是破天荒的創舉。據說：過去大陸上許多的傳戒道場，整日整夜在廣場上演習那一套「齊向上排班」，不然，就是跪，或是打。所謂傳戒、受戒，仔細想來究竟傳什麼的什麼？「受」的什麼？簡直把寶貴的戒法，當作兒戲在那兒玩弄。因此，很多有志改革佛教制度的先覺者，都異口同聲地叫出反對濫傳戒法的口號。現在，元光戒壇將此陋習革除了。我們的開堂師父白將師的意思：是可以減少學習煩瑣的儀式與禮節，多領略戒法真義。同時，他還激動地向我們說：「有人說我們這次戒壇，給戒子們方便不少，對戒子們太客氣了。可是，我要聲明：在儀式、禮節方面，我決不准你們方便的。」講說戒法、尊重戒法，可說是元光寺此次傳戒最爲可貴的一件勝事；這點，我們應該感謝戒師父道老，開堂白法師，與會性的佛堂法師，陪堂、引禮師父們的諄諄教誨。大陸上每個戒壇，都忘不了這麼一個節目——苛酷的打，罵，厲聲的罵。據他們的解釋，說是傳統的習慣，藉此養成垢納的打，耐苦忍辱的習慣，及消除瞋毒，滅盡煩惱。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，我們殊難苟且贊同。古代祖師留下來的許多寶貴法寶，都忘掉掉殆盡了？而且，斤斤於這一套保留得特別全？而且，凡夫到底不是凡夫，挨打、受罵、受辱，總受不了這外來的刺激，心裏的煩惱，起不了這外來的刺激，裝着好臉；其實，誰都貌恭而心虛的做法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如此貌不虛心的師父們，更無益於戒子無益於戒壇事。

# 我受了三壇大戒



父皆是德學兼優的長老，戒期因緣甚為殊勝！元光寺是有史以來將近百年的古刹，位居獅頭山嶺的最高峯處，群山環抱，景色佳美，道場清淨，正是佛門興盛的象徵。幸兒！我能參加斯會也是前生培來的福報吧，我真為我自己慶幸！

我們在戒期一共三十二天的生活是過得并非有條不紊的。早上自四點半鐘起床至晚上十點鐘休息，共有一十七個半小時，除了中午有兩小時的休息外，上午聽戒，下午是演習佛事倒是很忙啊！此回戒期特殊的事項就是，戒常住的主事人

戒定慧三無漏學是佛法總要。凡是修學佛法的人必須先求戒、學戒、持戒、然後習定及習學經教求得智慧。戒法是十方三世諸佛共修同持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也就是從持戒一門而能達成佛果。所以說嚴持戒品是成佛的正因。遺教經裡說：戒是正順解脫之本。

這次獅頭山元光寺常住發心設辦傳授三壇大戒的道場，雲雲四眾遙從基隆、蘇澳、高雄屏東，各方雲集。三師七證，諸引禮師

會性法師，也是我們的五師父慈悲，而戒和尚——道源老法師發心，特地設定了時間為我們講戒。我們聽了：沙彌十戒，比丘比丘尼四分律及菩薩戒的梵網經。因此我們始能對於戒法，戒體，戒相，戒行等少為懂得了一些，不然；我們名稱求戒到戒壇裡來，而實無所知不能了知戒法戒相，豈不是走了一趟冤枉路嗎？所以這理我要很虔誠地感謝戒和尚並諸引禮師父哩！還有殊勝的事，便是我們的授經法師——佛瑩法師。她是一位比丘尼。她每天除了教授毘尼之外，還作了醫師。她給我們診病施藥，法師兼作醫師，施法兼施藥這還不够稱殊勝嗎？

「往：昔：所：造：諸：惡：業：……一：切：罪：根：皆：懺：悔：……」

莊嚴的經聲傳遍了壇場，跪在戒壇中的眾戒兄們，我相信的確大家都把六根收攝，唯有一心至誠懇切地懺除積罪罪垢，願求獲得清淨光明的戒體。每當戒和尚宣說戒文並誦：「能持否？」大家都異口同音答覆說：「能持！」啊，那答詞是多麼堅決而有力的呀！我們從此後就是清淨佛子。我們是盡形壽歸依三寶；盡形壽守持淨戒，不！我們是盡過現未來三世際歸依三寶；盡過現未來三世際遵守佛戒。

我記得我們求受了戒之後，戒和尚便很慈和地對我們說：「恭喜你們得了清淨戒了！恭喜你們作人天師範；當大善知識！」這幾句話說得是多麼悅耳動聽的哪！阿彌陀佛！我非常歡喜，歡喜我能求受了三壇大戒！我感謝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，世尊慈悲為我們為一切眾生開設方便制說清淨戒法。我感謝毘

尼律藏清淨戒法，能令我們遠離一切不淨垢染之法而能獲得清淨安隱之樂。更感謝歷代祖師。因為他們紹傳佛法使佛種不絕。尤感謝本戒期中諸來大善知識，不倦為人，諄諄垂教成就我們求得無上妙戒。但是，我又覺得很恐懼！深怕自己不能於二六時中持守毘尼至死不退初心。敬授和尚會這樣說：上根的人持戒律從始至終永無變異，中根的人可以於六年間不遷志。下根的人只能持三個月或六個月就渺無所知了。啊，我能學那一根性的人呢？我願我能學成上根的人，更希望我們同戒的戒兄們統統都是上品上根的人，才不負他人也不負自己，亦不愧對戒和尚我們道喜的言詞啊。

過去日據臺灣五十年來，險些兒把佛教弄成破產。日僧祇因有他國家環境的關係提倡繁植人口，於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改革了僧制，迫使僧侶配偶，他們對於吃肉一戒也不重視。因為有他們的自由風氣流進了臺灣，使臺灣一般輕浮的僧伽，隨波逐浪，順風揚旗把舊有的佛教改換了面目。他只顧弘法化他，而不顧自己的戒德修持。自己的戒德不淨那能行化他人呢？這種病若不具有慧眼的醫王又那能了知？故所以殃累本省後學，認假為真而不知原有的佛教的本體。幸得臺灣光復祖國，又幸得值遇具有眼光的先覺，察知臺灣佛教的弊處，急以警救，提倡傳戒戒法，奉返佛教舊有的光澤，這是臺灣的一大幸事。也是佛種不絕於佛門的一大幸事。我為我們臺灣的佛教慶幸，更為我們中華佛教致慶！

此次戒壇對於這點，也改變了好多。如白師父說的：「本省對於受戒的信仰，未曾建立起來，對於受戒的種種，容易發生誤解。比方，挨打楊柳條在大陸戒壇上，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本省就有點不同，因此我也不發出我的火氣，不多打你們。……」這是白師父的客氣話，就此也可以捉摸白師父注重教誨，減少打罵的真相。陪堂續詳師父，可說是一位最和霽可親的大德。他對戒子們的教誨，真做到一語人不倦了。續師父會說：「過去大陸上戒壇，當引禮的都狠嚴厲地打罵新戒；然而新戒們挨受打罵，心慌意亂，學習規矩也學不來。益加打罵，心益慌亂，益學不來。我知道人有心心理，所以，打人、罵人，不很贊同。教的人，慢慢地說；學的人，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習，沒有什麼學不成的。」此與那些裝腔作勢，盛氣凌人，三句不離「楊柳枝打你」的一輩人比較，真有霄壤之別了。這，實是比較服人，戒子們傾心學習，成就得異常迅速，旁觀者以為此次的新戒聰明，有誰究明這個底蘊？據說曾有一次的傳戒，到了將受菩薩大戒的前夕，還在學習「排班」，「一分班」，開出一個笑話。難道他們芸芸新戒，都是愚笨？才能收效，我們佛教，何獨教育方法？所以，真的做到了。

在這一會，真的做到了。

不過，一切事情，都難求其全的。總括起來，此次戒壇圓滿的收穫，實比其餘戒壇的豐，戒子們的收獲，與會的各位戒壇的感吧！我想午，舉國騰歡，慶祝國慶的雙十節下寺。而我抱着愉快的情緒，離開元光寺。竟發見了新天地；為自己的幸福而雀躍，為律宗開新紀元而慶祝！

過去日據臺灣五十年來，險些兒把佛教弄成破產。日僧祇因有他國家環境的關係提倡繁植人口，於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改革了僧制，迫使僧侶配偶，他們對於吃肉一戒也不重視。因為有他們的自由風氣流進了臺灣，使臺灣一般輕浮的僧伽，隨波逐浪，順風揚旗把舊有的佛教改換了面目。他只顧弘法化他，而不顧自己的戒德修持。自己的戒德不淨那能行化他人呢？這種病若不具有慧眼的醫王又那能了知？故所以殃累本省後學，認假為真而不知原有的佛教的本體。幸得臺灣光復祖國，又幸得值遇具有眼光的先覺，察知臺灣佛教的弊處，急以警救，提倡傳戒戒法，奉返佛教舊有的光澤，這是臺灣的一大幸事。也是佛種不絕於佛門的一大幸事。我為我們臺灣的佛教慶幸，更為我們中華佛教致慶！

此次戒壇對於這點，也改變了好多。如白師父說的：「本省對於受戒的信仰，未曾建立起來，對於受戒的種種，容易發生誤解。比方，挨打楊柳條在大陸戒壇上，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本省就有點不同，因此我也不發出我的火氣，不多打你們。……」這是白師父的客氣話，就此也可以捉摸白師父注重教誨，減少打罵的真相。陪堂續詳師父，可說是一位最和霽可親的大德。他對戒子們的教誨，真做到一語人不倦了。續師父會說：「過去大陸上戒壇，當引禮的都狠嚴厲地打罵新戒；然而新戒們挨受打罵，心慌意亂，學習規矩也學不來。益加打罵，心益慌亂，益學不來。我知道人有心心理，所以，打人、罵人，不很贊同。教的人，慢慢地說；學的人，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習，沒有什麼學不成的。」此與那些裝腔作勢，盛氣凌人，三句不離「楊柳枝打你」的一輩人比較，真有霄壤之別了。這，實是比較服人，戒子們傾心學習，成就得異常迅速，旁觀者以為此次的新戒聰明，有誰究明這個底蘊？據說曾有一次的傳戒，到了將受菩薩大戒的前夕，還在學習「排班」，「一分班」，開出一個笑話。難道他們芸芸新戒，都是愚笨？才能收效，我們佛教，何獨教育方法？所以，真的做到了。

在這一會，真的做到了。

不過，一切事情，都難求其全的。總括起來，此次戒壇圓滿的收穫，實比其餘戒壇的豐，戒子們的收獲，與會的各位戒壇的感吧！我想午，舉國騰歡，慶祝國慶的雙十節下寺。而我抱着愉快的情緒，離開元光寺。竟發見了新天地；為自己的幸福而雀躍，為律宗開新紀元而慶祝！